



数百年后，
在老旧阁楼上的一只箱子里，
简·奥斯丁的回忆永重见天日。
这些文字揭开了一段隐秘的往事……

简·奥斯丁 失落的回忆

The Lost Memoirs of Jane Austen

[美] 塞尔丽·詹姆斯 著 王越 译

简·奥斯丁

失落的回忆

The Lost Memoirs of Jane Austen

[美] 塞尔丽·詹姆斯 著

王越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0-3618

Copyright: © 2008 by Syrie James

Copyright licensed by Laura Dail Literary Agency

Arranged wit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简·奥斯丁失落的回忆 / (美) 詹姆斯著; 王越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0

ISBN 978-7-02-008157-8

I. ①简… II. ①詹… ②王…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 I 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111194号

责任编辑: 姚翠丽

选题策划: 方雨辰

装帧设计: 林 鑫

简·奥斯丁失落的回忆

[美]詹姆斯 著

王 越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00705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90千字 开本880×1240毫米 1/32 印张 8.25

2010年7月北京第1版 2010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 978-7-02-008157-8

定价: 25.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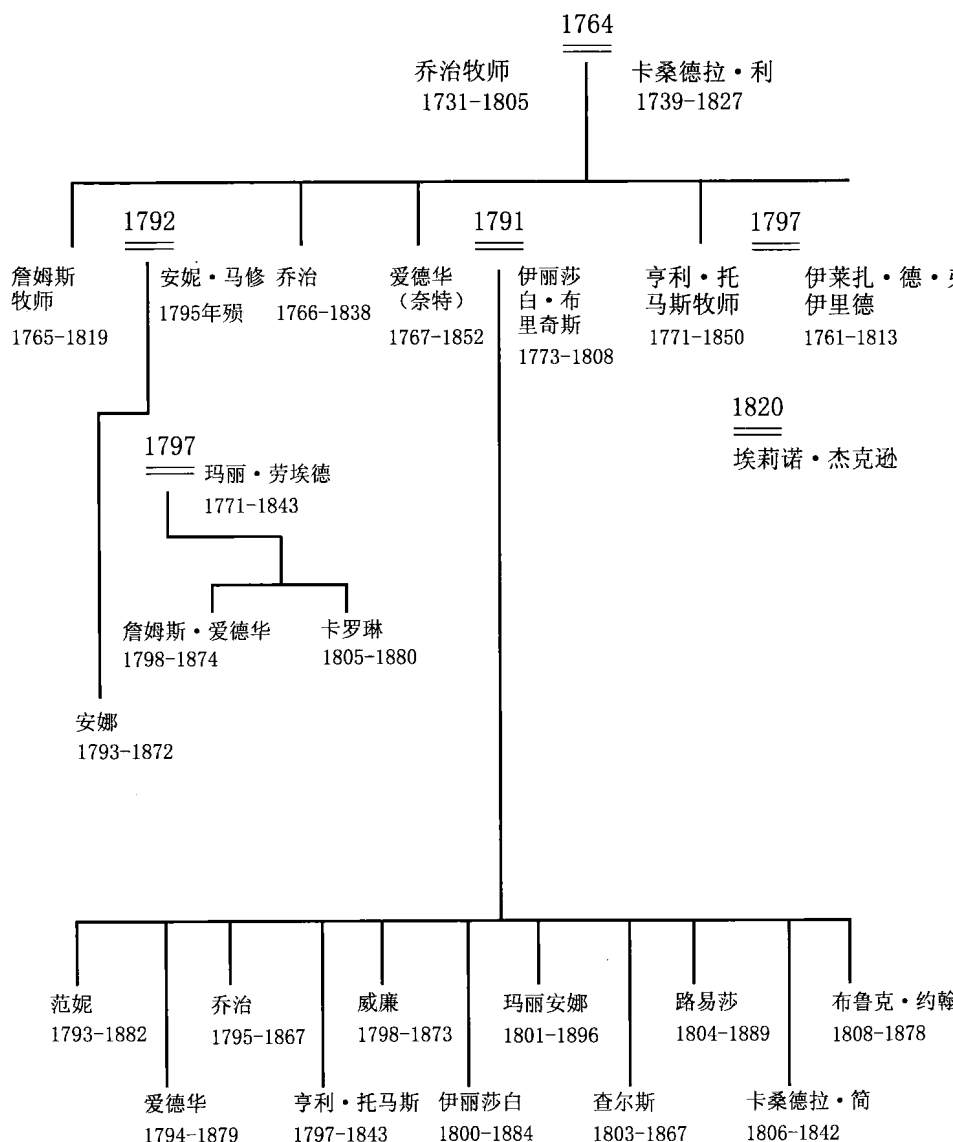
献给我的丈夫比尔，我的阿什福德，有他的爱我才完美，有他的支持和鼓励，我才能细细品味写作的美妙之处……

献给我的儿子瑞安和杰夫。他们才是我的得意之作，是他们独到的见解和机智的谈吐给了我灵感，使我在创作和思考的领域里不断探索。还有更令我骄傲的事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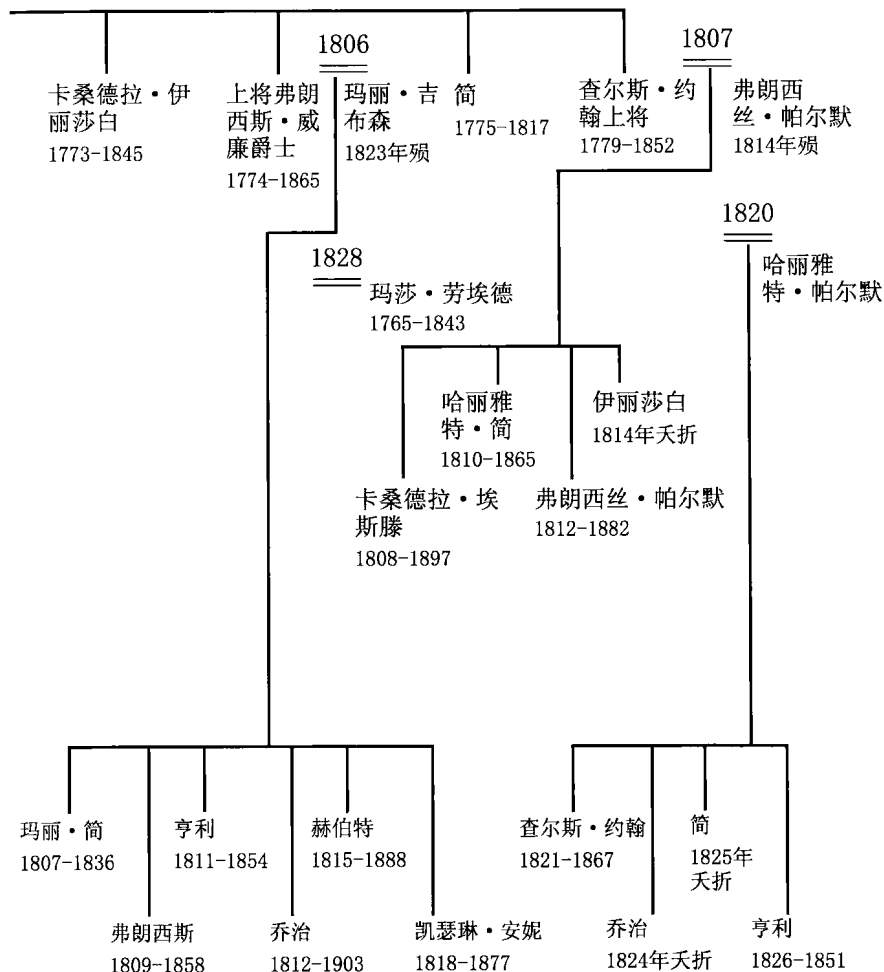
献给简·奥斯丁。奉上我的仰慕、欣赏和尊敬……

献给我的经纪人塔玛·埃尔曼，我的编辑露西亚·麦克罗。她们对本书的热诚奉献是无价的……

衷心感谢大家。是你们令我明白，只要持之以恒，凡事皆有可能。



简·奥斯丁家谱



编者前言

简·奥斯丁为世界贡献了六部广受喜爱的小说，而这位女作家曾公开宣称自己热衷于写信。她的大量信件被保存下来，为后人深入探索作者的思想、性格和个人生活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传记作家们一直想知道奥斯丁是否写有回忆录或者日记，却迟迟没有找到相关的文献资料。如今终于有了新发现。

乔顿庄园别墅——简的哥哥爱德华·奥斯丁·奈特（由他父亲的表亲收养，继承了丰厚的财产）诸多宅邸中的一处——在十六世纪晚期就属于奈特家族。简·奥斯丁在邻近的乡间小屋里住了很多年，那段时间她经常拜访哥哥的住处。

前不久，受雇去修理别墅屋顶的工匠在围堵一窝老鼠时发现，宽敞的阁楼某个角落的墙后面砌有一个水手柜，柜子里竟塞满了陈旧的手稿。与之极不相称的是，柜子底部小巧的天鹅绒盒子里躺着一枚精致的红宝石戒指。

别墅当前的所有者是乔顿庄园图书馆——保存和恢复这栋领主宅邸、花园和庭院的一个慈善组织，为的是把这里变成早期英国妇女

写作的研究中心。图书馆请来了专家给那枚红宝石戒指估价（戒指工艺精湛，是十八世纪后期的饰品），又请来学者研究那些文档资料。粗粗浏览之下，学者们便已意识到此项发现具有巨大的历史价值。

那个水手柜跟拿破仑战争期间水手用来存放个人财物的柜子属于同一类型，可能是简的兄弟弗兰克或查尔斯的，他俩都参加过英国海军。有幸首批浏览旧手稿的学者（包括我）无比惊喜地发现，那些手稿大约写于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已被正式证实是简·奥斯丁自己的笔迹。

除去一篇还未经完整审阅的文稿，其余全部是简·奥斯丁失传已久的回忆录，主要讲述发生在她自己、亲友、知交身上的故事和事件。

乔顿庄园图书馆不索取任何酬报，慷慨地将水手柜连同内藏品赠给了简·奥斯丁文学基金会，由他们进行鉴定和保存。

回忆录的装订样式很有意思，与简·奥斯丁最后一部未完成作品《桑底顿》的手稿相仿，即都写在普通的稿纸上，对折后装订成四十八至八十页不等的小册子，书脊手工线装。回忆录内容形式不一，有的是以日记形式记录每一天的生活，更多的是像小说一样分成章节。除了少部分受到纸张发霉发脆的影响，其余完好如初（这多亏了水手柜密封性能良好以及阁楼空气干燥）。

这些手稿正由专家组精心保护，每份都将按次序由专家审阅和编辑，以方便现代读者阅读。当然还有许许多多简·奥斯丁研究专家同样能够胜任、甚至比我更加适合这份工作，我很庆幸自己能够接手这个令人羡慕的任务，编辑简·奥斯丁留下的这些珍贵手稿。

各位读者，你面前的这份回忆录尽管描述的是奥斯丁较早期的生活，但它应当完成于一八一五至一八一七年之间，作者此时正遭受病痛折磨，而这病症最后导致了她的离世。这可能是奥斯丁女

士回忆录的最末卷了，我们首先将这份手稿出版，一方面是出于对资料本身完整性的考虑，另一方面是鉴于它所揭示的惊人内容。

手稿被封存起来并被遗忘在乔顿庄园别墅阁楼的墙后面，这背后的原因人们给出了几种说法。砌墙用的砖大多数是一八一六年烧制的，剩下的砖烧制年份难以确定。很可能简·奥斯丁知道自己的病情不容乐观，特地请她信任的家人或者另外雇人（爱德华也许不知情）帮助把文稿藏在阁楼里。因为她觉得内容涉及太多个人隐私，不适合被同时代人读到，却又不舍得付之一炬。

另一种猜测是，柜子是几年后简的姐姐卡桑德拉埋于墙后的。众所周知，她们姐妹俩非常亲密，对彼此毫无保留，不在一处时也经常给对方写很长的信。卡桑德拉活到七十二岁，她留着简写给她的全部信件，因此回忆录没准也由她保管。卡桑德拉辞世前几年，她告诉侄女卡罗琳·奥斯丁说自己烧了简的大部分信件（一般认为总数达数百封），对剩余部分又进行了删减。由此造成的损失不可估量。

卡桑德拉的做法无疑是想保护妹妹的隐私，也有交际上的需要。卡桑德拉一定不曾预料到妹妹的作品有一天会风靡全世界，公众对她会这般热情，连她的信件都有机会出版。卡桑德拉很可能担心简的信里含有对某些人的批评，对某些事件高度个人化的叙述，不希望家里的小辈读到。

简在回忆录的头几页说明自己的写作目的是为了“……把那段往事记录下来，免得它一直紧锁在我记忆的深处，逐渐磨灭难辨，最后就像轻雾中飘摇的鬼魅一般，倏然隐入无形……”

大概是卡桑德拉烧掉妹妹的信件以后，不舍得再烧回忆录（它们在形式上很像经典的简·奥斯丁小说手稿），决定将它们“埋葬”起来。她的计划很成功，若不是大面积的屋顶翻修、工匠强烈

的好奇心加上那只任性的老鼠，那些手稿在原地再躺上好几个世纪都不会被发现。

出版的这份回忆录意义之重大，不仅在于它为走近简·奥斯丁的思想、情感开启了新的窗口，也在于它首度将奥斯丁生前极力隐瞒的一段恋情公之于众。它或者可以帮助人们弄清奥斯丁研究中一则传闻的真相——有传言说简爱过一位“海边的绅士”，历史学家们就这一话题已反复争论过无数次。

故事是这样的：简去世多年以后，卡桑德拉对侄女卡罗琳说，简一八〇几年在海边度假时遇到过一位牧师，两人互生情愫，相约再见。后来简得知那位先生死了。卡桑德拉从没提过他的名字、两人相遇的地点和日期，只是坚称这位神秘的绅士是“简唯一真心爱过的”。

鉴于卡桑德拉在公开有关妹妹的消息时素来谨慎，她所描述的这段“神秘、没有名字、没有日期的浪漫史”也许并不完全真实，可能经过了刻意的模糊处理甚至误导。这种观点在简·奥斯丁自己的回忆录中得到了证明。简确实在海滨度假胜地遇到过一位男士，他们确实坠入爱河，但根据简的说法，他并不是一位牧师，也没有早逝。

更多的推论将破坏悬念，读者可以从简深情又不失辛辣的笔触中得出自己的结论。

最后，关于文本的编辑工作，补充一点说明：

简·奥斯丁的手稿有很多个人风格，例如缩略、误拼、有别于常规的单词拼写（如：“choose”写作“chuse”）、大写字母的不规范使用、不合理分段以及引号的误用等；假如作品在她生前有出版的意向，这些细节一定早已被纠正过来了。我在自认为必要的地方做了修改（但保留了大部分句号和有别于习惯的拼法），好让今天

的读者拥有流畅自如的阅读体验。除此之外，回忆录最大限度地保留了简·奥斯丁原汁原味的写作风格。

书中的注均为编者注^①。

玛丽.I.杰西

牛津大学博士

简·奥斯丁文学基金会主席

① 中译本添加了必要的“译者注”。

第一章

我到底为什么会心血来潮，想要将这段从未吐露的私密情事付诸笔墨，我自己也说不清楚。也许，是近来反复无常、恼人惹厌的疾病——它狡猾地提醒着我终究难逃一死——催促着我把那段往事记录下来，免得它一直紧锁在我记忆的深处，逐渐磨灭难辨，最后就像轻雾中飘摇的鬼魅一般，倏然隐入无形。

且不去管那原因究竟是什么，总之，我感到必须把那些事一五一十地写下来；否则，在我死后，说不定会有人妄自揣测，播撒闲言碎语。读过我写的那些小说以后，人们难免讶异而好奇：这个老处女，这个看起来绝不可能恋爱过的女人——她当然不曾体味男女之间那种始于友谊和关爱，而后勃然萌发的心灵契合——就凭她，毫无经验，居然还斗胆颀颜，大书特书神圣的爱情与婚姻？

对于他们，连同我的一些存有相似疑虑的旧识远亲们（尽管我必须承认，他们的措辞倒是婉转客气了许多），我都会这样作答：“难道凭着活跃的思维、敏锐的视听感触，再加上驰骋的想象，还写不出一部精彩动人、又紧贴日常生活的文学作品吗？”

这个见解是有其理据的。

“真实”的程度实际上深浅不一、相差悬殊：从可以开诚布公、人尽可知的事实，到仅限于一二闺中密友知晓，甚至深藏内心不为人所知的绝密隐私，都可归入此类。难道不是吗？

我很早便开始“尝试”写爱情小说。早先我还只是一个小姑娘，写出的东西恰似玩笑；待到二十岁出头，作品才稍有起色，有了深度，但笔下所描绘的也无非是清醇懵懂的爱恋^①——不出意料，这些“早期作品”很快便湮没无闻。直到几年之后，我才遇见了这个男人，正是他在我内心挑起了炽烈的激情；也正是他令我重新提起笔，唤醒了我沉寂多年的文思。

对这位男士——我生命中唯一的、真切的、深沉的爱——我曾起誓只字不提；少数几位知情的亲人也已经达成了共识，要将这段往事严密地封存在家庭的范围之内，绝不向外人提起。于是，我渐渐把对他的思念逼到了记忆的最深处，准备永远保持沉默——但那并不是忘记。

永远，永远也不会忘记。那曾经化为自己灵魂一部分的人，有谁能真正忘记呢？那一言一语，一念一想，交汇的眼神，难收的情思，多年以后仍然这般鲜活地洋溢在我的脑际，恍然如昨。

一定要讲完这个故事；它能让你读懂我写过的所有其他故事。

但是看起来我有点操之过急了。

有这样一个事实（这该是众所周知的），那就是，除去极少数的例外，任何爱情小说的第一章中都不该有对于男主角的介绍，

① 简·奥斯丁在此也许暗指她与她的“爱尔兰朋友”汤姆·勒弗罗伊的恋情。在她二十岁时，两人曾经短暂相恋。

最理想的情况是，他在小说的第三章里才首次出现；同时，作者在第一章中应该首先铺陈出故事的场景，让读者尽快熟悉起主要的人物、地点和事件，让他们把握住故事的基调，这样，当故事情节在后文徐徐展开时，读者就可以更加从容地欣赏玩味。

有鉴于此，在本书的男主角出场之前，我必须再追溯几个年头，先来讲述两个事件——这两件事都在刹那间改变了我人生的走向，令我痛彻心肺，但却不留给我丝毫挽回的余地。

一八〇〇年十二月的一天，那是我二十五岁生日后不久，我出门去探望好友玛莎·劳埃德。刚从她那儿回到家，母亲就向我宣布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她说：“听着，简，就这么定了！我们准备离开斯蒂文顿，搬到巴斯去住，以后就再不回来了。”

“离开斯蒂文顿？”我盯着她，根本不愿相信，“你说的不是真的。”

“噢，我说的是真的！”母亲随口应道，在小小的门厅里来回奔忙着，很兴奋的样子。她不时停下脚步，向墙上挂着的画像投去深情的一瞥，像是在对它们说着再见，又像是在说服自己放心地将它们留下。“你出门的时候，我和我的父亲已经全商量好了。明年五月他就七十岁了，在我们教区也做了整整四十年牧师了，这还没算上他在迪恩教区^①的那些日子。你知道，他从这个职位上退休就意味着放弃这幢房子，不过还好，你大哥詹姆斯可以接替他的职位，

① 乔治·奥斯丁长期担任神职人员，功绩卓著。早年在汤布里奇教区担任助理牧师，后来，自一七六一年起在汉普郡（又称“汉茨郡”）斯蒂文顿教区担任正牧师，自一七七三年起又在迪恩教区兼任教职。对于神职人员来说，“教职”一般还意味着住房或者牧师宅邸的使用权，有时还可得到一定的薪水，但这两项福利在其退休后都不可继续享有。

这房子也就传给他了。另外，你的父亲一直想换个地方住，我们合计，要实现这个愿望，有什么时候比现在更加合适呢？趁着现在我们身体还健康，应该开始行动啦！不过最大的问题是究竟去哪里，我和你父亲商量了很久，最后终于达成一致了：就去巴斯了！”

我头发晕，腿发软，颓然跌坐在最近的一把椅子上，指望亲爱的姐姐能够在身边，和我一起分担这个不幸的消息。卡桑德拉比我大三岁，长得比我漂亮多了，性格柔顺娴静；不论有什么天大的伤心事和委屈，我总能从她那里寻到安慰，心情很快便会平复如常。但那时她却不在家，去肯特郡探望我们的哥哥爱德华一家了。

“简！”我听见母亲的惊呼，“怎么了，这丫头怎么昏过去了？奥斯丁先生！赶快过来帮忙！嗅盐呢，嗅盐在哪里？”

我出生在斯蒂文顿，在那儿度过了生命中最快乐的时光。我根本无从想象，有一天竟会离开那片深爱的土地，就好像没法想象自己会长出翅膀飞上天去一样。我爱这座牧师宅邸——那用格子棚架作顶的门廊，门面上那排列有致的镶着框的窗户，屋里不事雕琢、用石灰粉刷得雪白的墙面，还有那开放式的、能看得见横梁的屋顶。从小到大，我珍爱着屋前屋后每一棵亭亭如盖的榆树、胡桃树和冷杉，珍爱着后花园里的一草一木；几乎每天，我都会在园里闲逛，在种满草莓的苗圃中那铺着草皮的小径上漫步。

这些年，家里成员不断增多，我们住的牧师宅邸也随之不断翻修扩大。父亲、母亲、卡桑德拉、我，还有我们的六个兄弟都住在这里，再加上一大群一住好几个月、由父亲传授他们课业的男孩儿们，楼上的七间卧室连同三间阁楼总是被占得满满当当。在我的整个童年，楼下的大厅里总是回荡着男孩们豪爽的笑声和杂沓的皮靴声。

转瞬之间，我不得不别离故土，如同浮萍一般远漂他乡——从

此，再也不能像往常那样在巷间穿行，熟知树荫里每一幢茅草屋子和路上遇到的每一个人；再也不能去和闺中密友闲谈，去朋友家欢宴，在红砖高墙的庄园舞会上尽情舞蹈；再也不能信步登上村边的小山，瞧瞧切斯当农场里那连绵的大麦小麦，还有那成群的猪和奶牛；再也不能在礼拜日清晨穿过长满榆树和梧桐的林地，去教堂里聆听父亲的每周讲道……这一切，教人如何承受？

在斯蒂文顿这样的乡下小村，家庭和美，邻里友善，生活平静而愉快；后来，兄弟们一个个离家开始自立，我也终于可以在楼上属于自己的斗室中乐享清闲，专心写作。

我怎么舍得把这一切都抛在身后呢，我这样念着想着，惊惶不已——离开这里搬去繁华刺目的城市巴斯，在石板铺就的道路旁租住墙高屋窄的房子？每当在脑中绘出这幅场景，我的心就倏地直沉到底。尽管从前去过那里几次，玩得挺开心，但我知道自己根本不愿意在那样的地方久居常住。

我能理解，父母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决定：他们已在乡镇里工作生活了一辈子，十分向往城市生活的快乐和热闹；上了年纪的他们在水源更洁净、医疗条件也远胜乡村的城里颐养天年，不能不说是极大的福祉。可是对我来说，巴斯只不过是烟雾迷漫、喧嚣吵闹的都市，那里住满了四处漂泊的流浪者和不虔敬的异教徒；人们总是对城里的音乐会和舞会趋之若鹜，但它们完全不能和乡下的挚友、故居还有那醉人的自然风光相提并论。

我一直怀疑，父母举家搬往巴斯的决定，其实另有原因——当然，这隐情他们是不会对我讲起的——这个想法令我心生疑惧。巴斯的盛名，绝不仅仅是因为风景怡人、名流荟萃，更因其盛产待嫁小姐可托付终身的如意郎君。我的外祖父母在退休之后也立即搬去

巴斯，当时他们正如我的父母眼下这般急不可耐；他们带着两位未婚的女儿同行，而她们——我的母亲和她的姐姐——真的在巴斯寻到了各自的丈夫^①。

看来，父母此时一定深信不疑，将我和卡桑德拉带到巴斯，推给舞会上列队恭候的单身男子，对我们必将大有助益；他们认定老一辈的方法用在年轻一辈身上，会收到同样的成效。然而后来他们却失望不已，因为在四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姐妹两人都没有遇到过合适的婚嫁对象。我们一家搬离斯蒂文顿的揪心场景我再也不愿提及；同样，我也不想再度忆起对那一桩桩贱卖——或许称其为拱手让人更为贴切——的痛惜之情：父亲的那五百册藏书，我自己爱惜备至的几本书，连同那架我曾经刻苦习艺的钢琴，我收藏的无数本乐谱，再加上屋内所有我视若珍宝的旧家具、旧画片；至于我们一家流离客居的那些年月（之前在别处我曾有提及^②），我只想说：尽管并不喜欢巴斯这个地方，但我真的将那段与父母姐妹朝夕共处的日子视作无上享受，并且尤其喜欢前往德文郡和多塞特郡海岸的那几次远行——那段时间里，父亲特别喜欢去那里观赏大海的美景。

另一场变故更加痛彻心扉，因为它，我的人生不容置辩地改道，母亲和姐姐的命运也随之剧变：我挚爱的老父亲猝然离世。

虽已是七十四岁的年纪，乔治·奥斯丁依然矍铄康健：一头白发浓密齐整，双眼闪烁出睿智的光芒，笑容里满是温和慈爱；凡是认识

① 简·奥斯丁的母亲和父亲——卡桑德拉·利与乔治·奥斯丁——当年在巴斯相识，几年后于一七六四年四月二十六日举行婚礼。

② 我猜想，她在此处是指她的另一部回忆录，该书于新近才被发现，我还未曾读过。